

玻璃女人的畫像

評田納西·威廉斯的自傳

袁則難

普通寫自傳只有兩種理由。其一，是唯恐後人歪曲事實（或更可能是怕後人過於寫實），因而先發制人，寫其自傳，白紙黑字，先入為主，免得後人節外生枝。其二則是唯恐死後聲名湮沒，枉負一世英名，故而不擇手段，對自己的一生有聲有色的大加渲染，作其自我宣傳。

除了上述兩種理由之外，威廉斯有一個更好的理由去寫自傳——貧窮。當他與出版社簽約之時，其經濟之差，就差點沒有到政府福利處領取救濟金。除非是寫流行小說，在美國的嚴肅作家的生活環境並不如傳說般那麼理想。許多都是收名而不收利，而劇作家比小說家的收入更是遠遠不如。威廉斯在一九六五年之後，聲譽漸沉，到了七十年代，經濟已是日差一日，一九七二年威廉斯與出版社簽約寫這本自傳時，已是一貧如洗。至一九七五年，美國爲了慶祝二百週年紀念，把許多新舊名劇搬上舞台，一時間美國的話劇從頹廢之風重新復活過來，其中如「小城風光」、「售貨員之死」、「慾望街車」等劇都以嶄新的姿勢出現。

尤其是威廉斯，「慾望街車」在紐約推出後，跟

着在倫敦上演（演員不同），在一片叫好聲中，「熱鐵皮屋頂上的貓」、「玻璃動物園」，「夏日與煙」，「27 Wagon Full of Cotton」，「Small Craft Warnings」等劇狂風暴雨似的從美國東岸一直捲到西岸，到他的自傳出版之時，聲勢之盛，無與倫比，再一度成為美國各大小雜誌爭相採訪的對象。

我想這本書的價值，最好是引用書內一段威廉斯自己的文字來形容它：

「一個人一生中芝麻綠豆般的瑣碎事何其多：在字行之間總該有些別的事更值得我記錄下來，但不知怎的這些事已是迷糊一片，只有表面化的往事清晰地呈現在腦海中。我是說『比較』可以清晰地記起來……」（頁一一三）

這本自傳中記的確是芝麻綠

豆般無關痛癢之事，尤其是書的前三份之一，花了這許多篇幅，威廉斯只告訴了我們他一些少年時不得要領的同性戀趣事，怎樣被一個男同學黑夜在床上抱緊而緊張得渾身發抖。其中只有那段關於他與他的妹妹露茜（Rose）的兄妹之情寫得十分動人，成為他日後寫玻璃動物園的素材，比較重要之外，其他的除非你對同性戀作品有興趣（同性戀故事也有傑作，如「死在威尼爾斯」及「Giovanni's Room」），否則是一無可取。

而威廉斯的創作永遠是大膽的，即使是較差的作品也不例外。例如當他與他的愛人法蘭到華納電影公司謁見華納總裁傑克時，出名保守的傑克問法蘭：「年輕人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法蘭面不紅氣不喘的回答：「

我的工作是在跟威廉斯先生睡覺。」又如威廉斯與另一名劇作家（Thornton Wilder）在白宮排隊候見第一夫人時，因照字母排法 Williams 理應排在 Wilder 之後，懷特（Wilder）打趣說道：「威廉斯，請你不要惱越好不好？你是應該跟在我後面的。」

威廉斯惱他曾說「慾望街車」一劇的壞話，因而對懷特說：「如果我是在你後面的話（此處語帶雙關，有「唱後庭花」的含意在內），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！」像如此針鋒相對的妙語在自傳裏並不多見，等而下之的小牙慧則在書裏俯拾皆是。但對讀者來說，這可是正中「下」懷，現在一般讀者就是喜歡看帶有一點點所謂「真實性」的傳聞，有新聞價值的更妙。只要你是知名人仕，那怕你是什

麼同性戀或是持械搶劫，水門事件或是總統夫人開刀割乳，大大小小的概照單全收。於是乎威廉斯的「自傳」出版後馬上打入十大暢銷書之列，成為美國人茶餘飯後的閒談資料自不在話下。

成為暢銷書作者的田納西意氣風發之餘又有話說。在一個訪問中公開表示對他這本自傳的「不滿」。據他說他的原稿本來不是這個樣子的，是出版社把他的原稿編成如此這般，硬生生的把他塑造成一個色中餓鬼的形象，令他尷尬異常。

這是十分令人失望的「獨白」。敢寫而不敢認帳倒真是件令人尷尬異常的事。你威廉斯說我就是要寫流行小說式的自傳沒有人怪你，作家一樣要吃飯。你說我就是耍寫同性戀回憶錄那也是各有所好，美國自由國家，在買不買由你的情形

下，也沒有人會說什麼。但遲不說早不說而偏偏要在自傳成為暢銷書後才說這些風涼話，則未免有點太那個了罷。

在藝術界打滾了這許多年的威廉斯，絕不是怕尷尬和名譽掃地的人。而他自己也是心裏有數，在自序中他開門見山地說寫這本書的動機是純粹為錢，所以他可以第一個戀人第二個戀人第三個戀人寫下去，告訴你他怎樣被一個戀人糾纏而幾乎迫得走投無路，怎樣與另一個戀人在斗室中朝夕做愛，而讓室內的黃鶯唱得力竭聲嘶，他知道這不是一本以文體或主題取勝的書，他唯一希望辦到的是以此書展示一個作家的掙扎過程。

而這一點他是做到了。

無論此書寫得如何壞，如何瑣碎不堪，它幾乎每頁都在告訴我們

田納西是個為自己的理想和自由奮鬥的戰士。他告訴我們他怎樣從少時因對男人有興趣而怕得要死，到不顧一切地勇敢去戀愛，到現在不顧一切地在自傳裏招認一切的過程。同性戀是不是變態不是本文討論的內容，但重要的是威廉斯曾為此奮鬥而不肯向環境屈服低頭。

基於同樣的精神，威廉斯也曾與文學掙扎過。他告訴我們當作家發覺失去創作能力時的恐懼，作家怎樣與寂寞糾纏，而不論成名與否，作家是多麼地需要讀者觀眾演員的支持。當他 *Out Cry* 一劇的年輕女主角告訴他該劇是「全世界最好的劇本」時，他聽後為她的天真而大笑，但心裏却在想：「啊！我是多需要如此天真熱烈的支持！」而最可怕的還是那些批評家，在他們一筆定生死的威脅下，每每在新劇

上演的首晚威廉斯那種坐立不安的神經質，那種生死繫於一線的內心恐懼，真是令讀者看得內心發毛。

誰說做作家是容易的事。成名之輩如田納西·威廉斯尚且如此，其他寂寂無名的更可想而知。此外還有家庭的糾紛，年齡與才氣的極限。在這本自傳裏，威廉斯告訴我們怎樣他一兵一卒的與這些先決條件拼過了，而且戰績輝煌。

此書還展露了一個作家的純真 (innocence)。書中許多地方的真實性仍有待商榷，如威廉斯說他從不碰他的男演員一毛一髮，藝術與個人娛樂分得清清楚楚。但有關係他與馬龍白蘭度的傳聞却不是這樣清楚的。而他在書中一再強調對記者或其他陌生人十分羞怯，每每不能應付。但最近三藩市一個小雜誌的訪問員在報導中說：「威廉斯出

席記者招待會時談笑風生，老練油滑，只有在回答正式嚴肅的問題時才顧左右而言他。」

不過在書中每談到藝術時，田納西却總是誠實的。他沾沾自喜地告訴讀者他每個劇本都怎樣好，怎樣有獨創性，雖不免有自大狂的因素在內，但也同時表現了作家的純真。只有本着這種心理去創作成品才會認真。而在另一個場合，老練的田納西又忽然會問一個正在訪問男演員米高約的導演：「你有沒有錢？」

而當那個導演搖頭時，可愛的威廉斯竟然說：「你沒有錢，那我便不和你說話了。」

威廉斯絕不是一個討人喜愛的人物。一位與他有數面之緣的友人說他生性暴躁浮誇，時而像潑婦似的衝來衝去無理取鬧。但他却給我

們寫了這許討人喜愛的劇本。而我們是沒有權利要求作者要像他的作品一樣討人喜愛的。而且他這種的生活亦自有其重要性，往往構成他劇本的原動力，如果沒有這種動蕩放肆的生活背景，田納西也就寫不出像「夏日與煙」、「夏日痴魂」及「慾望街車」這樣的作品來。

這本自傳當然不是一本「討人喜愛」的書，也更不會是他的重要著作，但它給我們展露了一幅藝術家的玻璃的畫像，從這本書我們知道威廉斯是如何的敏感和脆弱。而且既是透明赤裸，就當然不會是美麗的了，正如「慾望街車」的女主角白爾滋一樣，田納西·威廉斯這種藝術家「是需要陌生者的仁慈和諒解」的。我們應該給予他這一份陌生者的同情。我們實在不能苛求一位在酒色財氣裏打滾了多年的六

十開外的老人再爲我們寫出什麼驚心動魄的好作品來。在他的自傳裏已瀰漫着死亡的威脅，而威廉斯也知道這是他最後的一幕了。所以我們對這本自傳是沒有理由太過責難的，有的可能只是一股微微的失望，因爲在心目中，「玻璃動物園」及「熱鐵皮屋頂上的貓」的作者的自然科戲總應該比這本自傳風光一點才是。

註：本文的資料有部份是從一篇拙作的短文「田納西自傳的風波」抽出來的。

第二屆金筆獎獲獎作品

理論部分：施友忠：「論語的文藝」

（中外文學月刊四月號）

林以亮：「試評紅樓夢的新英譯」

（書評書目月刊五——十二月號）

小說部份：朱炎：「在河之洲」

（中央月刊七月號）

黃亞瑞：「貓的下午」

（皇冠雜誌九月號）

林玲：「稻子彎腰時」

（新文藝月刊九月號）

散文部份：張拓蕪：「代馬輟卒手記」

（中華文藝月刊三——十二月號）

碧竹：「春風」

（中央日報副刊三月十九——廿六日）

也耘：「父親父親」

（中央日報副刊七月三、四日）

新詩部分：王祿松：「雄飛的七月」

（新文藝月刊七月號）

張自英：「民族的巨人」

（世界畫刊四月十九日）

方心豫：「偉大的巨人」

（新文藝月刊五月號）

另由本會選出主編二人，贈予第二屆「主編獎」：

董樹藩——中央月刊總編輯，胡秀——青年戰士報副刊主編。